



相思湖学术论丛

汉越语关系词 声母系统研究

A Study of Sino-Vietnamese Consonantal System

韦树关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GUANGXI MINZU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越语关系词声母系统研究/韦树关著.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4. 5

(语言研究论丛)

ISBN 7-5363-4745-6

I. 汉... II. 韦... III. 汉语—对比研究—越南语
IV. ①H1②H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6418 号

语言研究论丛

汉越语关系词声母系统研究

韦树关 著

责任编辑	黄启洲	封面设计	玉荣奖
责任印制	姜为民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地址:南宁市桂春路3号 邮编:530021)		
印 刷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7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3-4745-6/C · 212 定价: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调换

中文提要

本书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越南语关系词的声母系统全面的比较研究。与以往汉越语研究相比,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材料丰富。全书涉及汉越语关系词一万余个。第二,按所借入的年代对汉越关系词作历史层次分析。第三,利用近年来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郑张尚芳—潘悟云汉语上古音体系,对汉越关系词中的上古层次作音韵学上的解释。第四,在华南及南亚地区的大背景下探讨汉越语关系词声母的来源和演变,并在这个基础上对古代越南语音系作初步的探索。文中还讨论了一些有可能是越南语与汉藏语系同源的关系词。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介绍汉语文在越南社会中的影响、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理论依据以及越南语音系和本书的越文转写方法。第二章,讨论越南语的几个有复辅音来源的声母。第三章,讨论汉语来母和以母以及帮组、非组、端组各母在汉越关系词中的对应关系。第四章,讨论汉语精组、知组、庄组、章组和日组各母在汉越关系词中的对应关系。第五章,讨论见组和影组各母在汉越关系词中的对应关系。第六章,讨论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与汉语方言的关系,重点讨论越南语“汉越音”的汉语方言来源。

A Study of Sino—Vietnamese Consonantal System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s a detailed comparison of Sino—Vietnamese consonantal systems conducted in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s of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Compared with previous Sino—Vietnamese studies, the present study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1) adequacy of data, (2) analysis of chronological strata of the loan words, (3) phonological expla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recent findings in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especially the Zhengzhang Shangfang—Pan Wuyun system, (4)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ino—Vietnamese consonants in the linguistic context of South China in specific and Southeast Asia in general,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Old Vietnamese consonantal system. In addition to this, some possible Vietnamese lexical items cognate to Sino—Tibetan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dissertation.

This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6 chapters. Chapter 1 introduces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Vietnamese society, the aim of the study, the theory background,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Vietnamese, and the transcription convention. Chapter 2 discusses some simple consonants developed from earlier consonantal clusters. Chapter 3 discusses the Sino—Vietnamese correspondence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in groups Jing

(精), Zhi(知), Zhuang(庄), Zhang(章), and Ri(日). Chapter 5 discusses the Sino—Vietnamese correspondence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in groups Jian(见) and Ying(影). Chapter 6 is 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o—Vietnamese and Chinese dial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dialectal origin of the Sino—Vietnamese phonological system.

目 录

中文提要	(1)
ABSTRACT	(2)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历史上汉语文在越南社会中的影响	(1)
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是和理论依据	(4)
第三节 现代越南语音系及越文转写	(16)
第二章 越南语来自复辅音的声母	(29)
第三章 中古汉语声类与汉越语关系词声母的对应(一) ...	(42)
第一节 来母与以母	(42)
第二节 帮组	(56)
第三节 非组	(71)
第四节 端组	(76)
第四章 中古汉语声类与汉越语关系词声母的对应(二) ...	(92)
第五节 精组	(92)
第六节 知组	(113)
第七节 庄组	(121)
第八节 章组	(128)
第九节 日组	(143)
第五章 中古汉语声类与汉越语关系词声母的对应(三)	
.....	(146)
第十节 见组	(146)

第十一节 影组	(163)
第六章 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与汉语方言的关系	(181)
第一节 从声母特点看越南语“汉越音”与汉语方言 的关系	(181)
第二节 越南语中的粤、闽方言借词	(196)
参考文献	(201)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历史上汉语文在越南社会中的影响

中国与越南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中越交往,源远流长。

越南古称交趾、交州、安南。在我国的史籍中,西周时就有“越裳献雉,倭人献鬯”的记载(见《国语·齐语》)。《尚书大传》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九译而朝’。”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即进兵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其中象郡的管辖范围到达今越南北部一带。汉代析秦三郡为南海、合浦、苍梧、郁林、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 9 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 3 郡在今越南境内。三国时,交趾改称交州。7 世纪时,唐朝改置安南都护府,称安南。公元 939 年,安南脱离中国的封建统治。968 年,立大瞿越国。1054 年改国名为大越。1400 年,改大越为大虞。1428 年,复改国号为大越。1802 年改国号为越南。1884 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1945 年胡志明领导的“八月革命”取得胜利,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后改今名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两千多年来,汉语文对越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语文对越南社会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上升时期(从秦置象郡起至安南脱离中国封建统治止)。越南史学界称这一时期为“北属时期”(Thời kỳ bắc thuộc)。这个时期,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由中国各个封建朝代的政府直接管辖,中央政府按中原地区的管理模式对交趾实施统治。汉

语文在这个时期对越南社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一)官方地位。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汉语文一直是交趾的官方语文,官方文书一律使用汉语文。

(二)学校教育。在“北属时期”,历代中央委派的交趾官吏,都很重视“以诗礼化其民”。13、14 世纪之间的越南人黎崱,在其所著《安南志略》一书中说:“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西汉末,锡光治交趾,任延治九真,建立学校,遵仁依义。”东汉后期至三国时期担任交趾太守的士燮不仅治民有方,而且在汉文化传播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士燮本人是一个学问优博的经学家,尤精于《左氏春秋》和《尚书》。他在交趾为官 40 载,大力创办学校,传播儒家礼教。他还亲自在当地的学校讲授汉语汉字和四书五经。由于士燮在交趾的功绩,后世越南封建统治者和学者称之为“士王”、“南交学祖”,先入帝王庙,后入文庙。除了官方创办的学校以外,许多避乱南来的中原知识分子如刘熙、程秉、薛综、许靖、许慈、刘巴等也对儒学在交趾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大批中原知识分子纷纷南下,移居交趾。他们在交趾或设坛讲学,或兴办学校,传授经书,提倡中原的礼仪风尚,使交趾成为汉末中国南方学术兴盛之地,同时也促进了汉语文在交趾的传播。在越南,由于汉字与儒学几乎是同步传入的,所以人们称汉字为“儒字”(Chữ Nho),可见在越南汉字与儒学关系之密切。

(三)科举考试。唐朝政府在安南地区推行科举考试,通过开办学校,讲授儒学,举行进士、明经等科举考试。845 年,唐朝政府明文规定,安南地区每年可选送进士和明经到中央来当官。为了选拔人材,还设立了“南选史”,专门负责挑选安南人在当地或到中央做官。科举制度的推行,不仅在安南地区培养出一批儒士和士大夫,客观上也为汉语文在安南地区的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佛教的传播。2 世纪时,佛教即分别由中国和印度传入交趾,两晋南北朝时期交州佛教渐盛,至隋唐两代达到顶峰。在越

南社会中,由中国传入的北传佛教处于主流地位。北传佛教用汉字佛经,通过汉语传播,信徒甚众。据《安南志原》引《交州八县记》云:“交趾名寺四座,朱鸢名寺二十九座,宋平县名寺五座,交趾县名寺二十九座,平道县名寺二座,南定县名寺七座。”佛教的传播,扩大了汉语汉字在交州的使用范围。

这个时期,汉语汉字对交趾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越南语经过与汉语长期接触,产生了“汉越音”(âm Hán Việt)这种汉字读书音系统。

二、持续时期(从安南脱离中国封建统治起至越南法属止)。这个时期越南虽然建立了独立的政权,但统治者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仍沿用中国的封建统治制度。他们继续遵孔读经、推崇儒教,继续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朝廷和各级行政机关以及科举考试都通用汉语汉字。李朝时,越南出现木刻印刷,出版汉字书籍;陈朝时,儒生们在农村办私塾传授汉字汉学;黎朝时越南不仅汉文文学发达,而且还出现了其他学科的汉文著作,如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阮荐的《舆地志》、潘孚先的《本草植物撮要》、梁世荣的《代成算法》等。虽然陈朝时越南出现了“喃字”(Chữ Nôm,一种采用汉字偏旁及汉字造字方法创造出来的方块文字),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虽然17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的传入,越南出现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的拼音文字,但汉语汉字的地位仍是无可替代的。1867年,越南的嗣德皇帝曾说:“我越文明自士燮以后,盖自上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祭、理数、医术,无一不用汉字。”^①由此可见汉字在越南的影响是多么深刻。

三、衰退时期(从越南法属至今)。1884年,法国殖民者在签订保护条约之后占领越南,在越南实行殖民地开拓政策。在法国

^① 冬松,《汉文与越南文化》,《远东日报》1971年3月14日;转引自杜敦信、赵和曼,1988,《越南老挝柬埔寨手册》,第224页,时事出版社。

殖民者统治时期, 法文成为越南殖民地政府的正式文字, 法语是学校的主要语言课。随着天主教的传播, 拼音越文在民间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1935年, 法国殖民者统辖下的越南政府批准各学校用拼音文字进行教学。1936年又明令废除汉字。从此, 汉字在越南退出了历史舞台。1945年胡志明领导的“八月革命”取得胜利后, 越南语(京语)成为越南的官方语言, 拼音文字(国语字)成为越南的正式文字沿用至今。越南推行拼音文字以后, 汉语文虽然在越南社会生活中已不再占主导地位, 但由于长期使用汉语文而形成的读书音系统“汉越音”仍在不断地发挥作用。越南语仍通过“汉越音”吸收汉语新词或用“汉越音”语素创造新词, 如“社会主义”说 *xã hội chủ nghĩa*, “改革”说 *cách tân*(革新)。

汉语文两千多年以来对越南语的影响, 反映在越南语的语音、词汇及语法各个层面。语音方面, 形成了一套汉字读书音系统“汉越音”, 使得越南人能通过这套语音读出任何一个汉字, 为越南语不断地吸收汉语词语提供了便利; 词汇方面, 大量的汉语词语进入越南语词汇中, 极大地丰富了越南语的词汇(据统计, 越南语中汉语借词占词汇总量的70%—80%)^①; 语法方面, 增加了一些新的语法结构, 如名词性的偏正结构越南语固有的结构是“中心成分+修饰成分”, 但一些汉语借词中, 越南语直接借用了汉语的结构“修饰成分+中心成分”, 例如: *tiểu công nghiệp*(小工业), *hoa vương*(花王)、*phát ngôn nhân*(发言人)等。

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理论依据

一、什么是汉越语关系词。 *

越南语又称越语、京语, 是越南主体民族越族的语言。越南语

① 颜保, 1983, 《浅说汉文化在越南》, 《东方文化研究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言学界普遍倾向于把越南语划入南亚语系(Dòng Nam Á),属芒语族(Nhóm Việt-Mường),同时把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属于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越南学者称为 Nhóm Tày-Thái“岱泰语族”)也划入南亚语系(Nguyễn Hữu Quỳnh, 1996)。

越南语中有大量的词语在汉语中都能找到对应词,既然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越南语属于南亚语系,我们将越南语中的这些词语称为汉语借词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事。但我们认为还是用“汉越语关系词”这个术语更为稳妥。

越南语与南亚语的关系,布勒敦(C. O. Blagden, 1913),欧德里古尔(A. G. Haudricourt, 1953)、哈夫曼(1985)等学者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把越南语归入南亚语系是有根据的。而壮侗语与汉语的同源关系,李方桂(1977)、邢公畹(1999)等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尽管本尼迪克特(Paul K. Benedict, 1944)、倪大白(1990)等提出了异议,但多数学者都接受壮侗语属汉藏语系的观点。

把壮侗语归入南亚语系,也不是没有道理。越南越族与广泛分布于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壮侗语族民族有共同的族源,他们都来源于古代的越人。

西瓯雒越是越族与壮侗语族民族共同的祖先。据越南史籍记载,越族是瓯雒人的后裔。约在公元前4世纪至3世纪,红河两岸的雒越人部落组成联盟,由其中最强大的部落的首长担任联盟首领,称为貉王,也作雒王。相传貉王传18世。貉王之下由貉(雒)侯、貉(雒)将、蒲政等氏族部落首领。貉人种有貉(雒)田。今越南仍有雒王陵和雒王庙(在永富省临洮县希刚山上)^①。公元前257年,这个部落联盟改称瓯貉,亦称瓯雒、瓯骆。其地域相当于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一带。它是由瓯越和雒越两个部落合并而成的。瓯

① 姚南,1995,《东南亚历史词典》,第407页“雒王陵”条,上海辞书出版社。按:据越南史学家考证,“雒王”系“雒王”之误写。

雒人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今天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

壮侗语族民族源于古越人,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据史籍记载,今我国壮侗语族民族居住的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百越”之地。秦代出现“西瓯”、“雒越”的族称。西瓯之名最早见于《淮南子·人间训》,写作“西呕”,《史记》、《汉书》写作“西瓯”。魏晋以后出现僚、俚、蛮、乌浒等称谓。如今云南傣族地区,因其地汉时为永昌郡,这里的人被称为“永昌夷僚”。汉珠崖、儋耳(今海南省属地)的瓯雒,《隋书·谯国夫人传》称“俚僚”,《旧唐书·李复传》称“蛮僚”。《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有“合浦蛮”、“苍梧蛮”、“郁林蛮”等。《蛮书》卷四有“黑齿蛮”、“金齿蛮”、“绣脚蛮”、“茫蛮”等。《新唐书·南蛮传》有“西原蛮”。《南蛮传》、《新五代史》有“东谢蛮”、“南谢蛮”、“西谢蛮”、“西赵蛮”、“牂牁蛮”、“蕃蛮”、“都匀蛮”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东汉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光和十七年交趾、合浦乌浒蛮叛”。《太平御览》卷七八六引孙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载:“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这些族称都分布今我国壮侗语族民族居住的地区。唐宋以后,僚、俚、蛮、乌浒等逐渐分化称为今天的壮侗语族民族。

越族与壮侗语族民族有许多共同的文化特征。如嚼槟榔及以槟榔订婚、尚铜鼓、凿齿、断发、纹身、稻作农业、住“干栏式”建筑、喜吃酸食和生(猪、鸡、鸭)血等,这些在史籍中都屡有记载,在此不一一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越族和壮侗语族民族的歌谣韵律特征。根据石林先生的研究,壮侗语族民族民歌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腰脚韵和脚韵兼而有之(所谓押腰脚韵即奇数句末字与偶数句的腰字押韵,所谓押脚韵即两行歌的末字押韵)^①。我们发现,越族民歌的韵律结构与壮侗语族民族民歌的韵律结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① 石林,1993,《壮侗语族民歌共同的韵律特征》,《云南民族语文》第3、4期。

试比较越族民歌和壮族民歌的格律：

越族民歌 miə⁵ ka:ŋ² ʒa² ka:ŋ² tot⁷
 miə⁵ ka:ŋ² ʔdot⁷ ka:ŋ² ɣon¹
 ʔeŋ¹ thw:ŋ¹ ʔem¹ ʔdaŋ⁶ ɲiə⁴ vu:ŋ¹ tʂon²
 məi⁵ ʂon¹ kuŋ⁴ loi² məi⁵ hən² kuŋ⁴ leu¹

汉译 甘蔗越老越好，
 甘蔗越烧越甜。
 若是情哥真爱妹，
 爬山涉水也等闲！

壮族民歌 kuŋ² ʔbou³ twk⁸ ʔbwn¹ tiŋ⁶
 fou⁵ ʔbou³ twk⁸ min⁶ kwa:i¹
 pou⁴ ha:k⁷ pet⁷ pou⁴ ta:i²
 kwn¹ kei³ la:i¹ pou⁴ so⁶

汉译 穷不是天定，
 富不是命好。
 一个官人八个抬，
 害死多少老百姓！

越族民歌第一行尾字(脚字) tot⁷ 与第二行腰字(首尾字以外的字都可以称为腰字) ʔdot⁷ 构成腰脚韵，第二行尾字 ɣon¹ 与第三行尾字 tʂon² 构成脚韵，第三行尾字 tʂon² 又与第四行腰字 hən² 构成腰脚韵。再看壮族民歌：第一行尾字 tiŋ⁶ 与第二行腰字 min⁶ 构成腰脚韵，第二行尾字 kwa:i¹ 与第三行尾字 ta:i² 构成脚韵，第三行尾字 ta:i² 又与第四行腰字 la:i¹ 构成腰脚韵。

石林先生指出，民歌的格律形式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它是鉴别民歌的民族属性的最为可靠的尺度之一。壮侗语族民族民歌的共同韵律特征，是壮侗民族原始共同文化的底层。这话很有道理。越族民歌与壮侗语族民族民歌韵律特征上的共同性，应该不是偶

然的巧合,更不是谁借用谁的问题,而是越族与壮侗语族民族“原始共同文化的底层”。

共同的族源、共同的文化特征,意味着越南语与壮侗语的关系是发生学上的关系,而不是类型学上的关系。

越南语与南亚语和壮侗语(汉藏语系)都有亲缘关系,这就给语言的谱系分类带来了难题:越南语到底该划归哪个语系?潘悟云教授和郑张尚芳先生的华澳语系说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潘悟云教授和郑张尚芳先生经过 30 多年的合作,研究了大量的汉语内部材料(包括文献材料和方言材料)和外部材料(包括汉藏、南亚、南岛语系上百种语言的材料),在此基础上构拟出了他们的汉语上古音体系。继之他们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吸收了前人学说的合理成分,提出在前上古期,亚洲大陆上曾经存在一个华澳语系,后来分化出汉藏、南亚、南岛几个语系(潘悟云,1995a,1995b)。这也就是为什么对越南语的归属问题众说纷纭的原因。越南语与壮侗语同为古越语的后裔,在考虑越南语的归属问题时参考壮侗语这个越南语的近亲的是完全必要而且是可行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越南语中的那些能在汉语里找到对应词的词语,可以肯定地说,这类词中绝大多数是秦始皇进兵岭南以后越南语从汉语中吸收的,但有的词语则很可能是更早时期的关系词,很难断定这一部分词语究竟是借词还是同源词。以“稻米”和“干栏式建筑”两个词为例:

“稻米”越南语说 gəo([ʎa:u⁶],[ʎ]<[g])。壮侗语中,这个词泰国语、老挝语、越南泰语、壮语龙州话 khau³,越南岱一依语 khəu³,傣语 xau³,壮语武鸣话 hau⁴,布依语 hau⁴,临高语 ηau⁴,侗语南部方言、水语 au⁴,侗语北部方言 əu⁴,锦语 əu³,毛南语 flu⁴,仫佬语 hu³,莫语 həu³,佯僂语 ɣəu⁴,拉珈语 kou³,标语 kau³。显而易见这个词越南语和壮侗语是同源的,在汉语中的对应词是“稻”。

这个字潘悟云教授的上古汉语构拟是 *g·luʔ。“稻子”是稻作文化的产物。在距今 6、7 千年的浙江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中，已发现多处人工栽培水稻的痕迹。在江苏无锡的仙蠡墩、吴县的草鞋山、上海青浦的崧泽等遗址的下层、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和桐乡的马家角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了成堆的稻谷壳、结成团块的炭化稻谷、稻谷颗粒、稻草等。这些地方都是百越故地，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百越先民已普遍种植水稻^①。

“干栏式建筑”越南语说 sà[n̚]([ʂa:n̚²])。壮侗语中这个词是“家，房子”的意思，泰国语 ruən²，越南岱一依语 ru:n̚²，佯僂语 ra:n̚²，老挝语 huən²，越南泰语 hu:n̚²，傣语 hən²，壮语龙州话 ɬə:n̚²，壮语武鸣话、水语 ɣa:n̚²，仡佬语 ɣə:n̚²，布依语 za:n̚²，临高语 lan²，侗语 ja:n̚²，毛南语、锦语 ja:n̚¹。这个词在汉语中的对应词是“栏”(至今汉语粤方言、平话方言“猪圈”仍说“猪栏”)。这个字潘悟云教授的上古汉语构拟是 *g·ran。“干栏式建筑”是一种上面住人下养牲畜或堆放杂物的建筑，至今居住在边远山区的越族和壮侗语族民族仍保留着这种建筑。在浙江河姆渡、钱山漾、罗家角，江苏的香草河、梅堰，广东的高要茅岗，云南的海门口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里，都发现有干栏式建筑的遗迹^②。

可见“稻子”、“干栏式建筑”一类的词十分古老，究竟是汉越同源词还是借词(谁借谁?)，难以定论。不如将越南语中的这类词连同汉语借词一并称为“汉越语关系词”。这个术语简言之指越南语中那些在汉语里有对应字的词语，包括汉语借词和可能的汉越语同源词。考虑到语言影响的双向性，其中还有少数词语可能是汉语向越南语借用的，如“椰子”(越南语 dừa[zuə²])、“薤菜”(越南语 muông[mu:ŋ⁵])等词。

① 吴锦吉，1987，《百越文化三题》，《百越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

② 曾骥，1992，《新石器时代考古教程》第五章“新石器时代的居住建筑”，广西人民出版社。

二、汉越语关系词研究的简单回顾。

迄今为止,国内有关汉越语关系词的研究成果所见不多。主要有:

王力(1948)的《汉越语研究》,潘悟云(1987)的《汉越语中的古汉语借词层》对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的层次划分进行了探讨。关于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的层次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还只是作了初步的划分,至于各层次划分的具体标准尚有待深入研究。

蓝庆元(2001)的《壮语中古汉语借词及汉越语与平话的关系》提出,壮语的中古层次汉借词、汉越语与汉语平话方言有比较深的渊源关系,在中古的西南地区曾经流行着内部比较一致的汉语方言,它可能是壮语中古汉借词、平话、汉越语的共同祖先。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涉对汉越语关系词的声、韵、调及汉语越南语接触的分期问题作了专题研究:潘悟云、朱晓农(1982)的《汉越语和〈切韵〉唇音字》,咸蔓雪(2002)的《浅谈汉语与越南语的接触》等。

国外有关汉越语研究的成果也所见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法国学者马伯乐(Henri Maspéro, 1912)的《越南语历史语音研究》,首次提出将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分为古汉越语、汉越语及越化汉越语三类;越南学者阮才谨(Nguyễn Tài Cẩn, 1979)的《汉越语读音的由来和形成过程》,探讨了汉越语与中古汉语的关系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日本学者三根谷彻(1995)的《中古汉语与越南汉字音》,将越南汉字音与《切韵》音系作了对比研究。

此外,在越南还有一些论文涉及汉越语关系词(主要是借词)的研究,如:王禄(Vương Lộc, 1985)的《古汉语研究的初步成果》,黎春泰(Lê Xuân Thai, 1990)的《汉越语词的教学问题》,阮玉姗(Nguyễn Ngọc San, 1995)的《安南译语——研究15至16世纪越南语的重要资料》,阮德存(Nguyễn Đức Tồn, 2001)的《纯越语词与汉越语词的辨别方法》等。